

战场上的杀伐不可能无声。杀伐就是将自己置之死地。你死我活浴血厮杀时生命能量超常态的爆发本能地通过喊声来表达。杀声震天是一种常态。白刃交锋白刃折、两军鏖今生死决的主客相搏总会山川震眩、声析江河、势崩雷电。双方将士操吴戈被犀甲、车错毂短兵接,除了漫山遍野喊声震天,军队还要援玉枹击鸣鼓放大喊声,激发将士的生命能量,鼓舞士气到热血沸腾、舍生忘死的火候。赴死的勇气或绝望都会自然地在喊声里把生命的体积放大值膨胀到天上地下,与天地永存。

无效的情形下只好进入的悄无声息的状态,这种状态意味着我心有余力不足逆来顺受人宰割无可奈何。我砍杀或者射击的欲望也只能表现为增强咬牙切齿的力度而已。

杀伐无声更能传递一种寂然深处令人窒息的肃杀力量。虽然从理论上说杀伐双方机会均等,但实际上装备等级和质量的悬殊差异使得对阵双方机会无法均等。每天数千上万亿的资金搏杀中我完全算不上是一种力量,我只不过是这战阵上随时都可能被疾驰的马蹄踏烂的芥草。我区区数十万资金在这战阵上只能归在老弱病残一族,在强力搏杀中只能望风披靡,被无数次淹没。但我仍无可救药迷恋这杀伐无声的战阵,

杀伐无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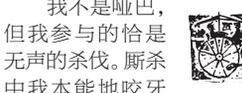
李宗贤

迷恋这充满资金波诡云谲绝杀的战阵。我迷恋是因为它的杀伐无声体现了一种高贵气质,人们没有看到我的身影就不会意识到我的存在,其实我天天凝神屏息紧盯看行情和大盘无形的手死缠烂打,我痴心妄想把大盘里的资金全俘虏到我的账号里申请设立一个慈善基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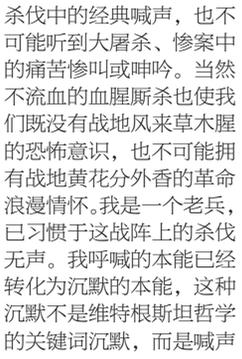
上帝在忙乎着不断刷新自己创造的宇宙万物时我都在阵上无声杀伐。我损兵折将丢盔弃甲伤痕累累苟延残喘仍然冥顽不化沉迷于此。我是个老兵但没有军龄只有股龄。我二十二年股龄都在完全不规则的波浪图里浮沉。如果从军我可能已屡建功勋上将军服佩戴四排军衔略章。我当然没想到身心疲惫颗粒无收是今天的结局。我想归咎于这个战阵的无序无逻辑,归咎于这个战阵故意制造贪婪和恐惧。但这一切自己于事无补,我只能叹息自己力量太过渺小,我辛苦积攒的资金砸进大盘的时候根本听不到丁点声响。于是我刻意想留下点我参与这无声杀伐的记录。我选择最小盘子的冷门股票准备劫杀。这种股票故事寥落就像山里偶尔响起的枪声。在下午收盘前的三秒钟,我铁骑突出杀进5万股开盘就有一种扫盘的感觉,这9.5元的股价竟被我拉高0.5元收盘,股价线悄无声息眼镜蛇般头昂起五个厘米,淋漓尽致表达了我作为战士不可凌辱的力量。我保留了这天的交割单,这张交割单里有人们听不见的我的喊声。有这种杀伐经历,人生丰富得好像度过了两次。

但有时候我会生发奇想:交战双方如果都是哑巴会怎样。我想,喊声出不来,威势就颓落了,斗志就销遁了,伤痛就剧烈了,杀伐就胆怯了。

我不是哑巴,但我参与的恰是无声的杀伐。厮杀中我本能地咬牙切齿,本能地想呼喊,在呼喊里疯狂地砍杀或者射击以征服所有障碍。我赴役的战阵可谓恢弘壮观。各路力量每天兵不厌诈、神出鬼没、声东击西、上天入地、赤光鬼火残忍杀伐四小时,对杀伐目标或单独剿灭,或整体清洗。这是不流血的血腥厮杀,我们不可能听到古今中外各种杀伐中的经典喊声,也不可能听到大屠杀、惨案中的痛苦惨叫或呻吟。当然不流血的血腥厮杀也使我们既没有战地风来草木腥的恐怖意识,也不可能拥有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浪漫情怀。我是一个老兵,已习惯于这战阵上的杀伐无声。我呼喊的本能已经转化为沉默的本能,这种沉默不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关键词沉默,而是喊声



进。对实际情况,改为科普、健康教育、法制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区实际,在居民区,则不妨开设社区阅报室,令居民在家门口就有一个阅读报刊的好去处。



阅报栏也应与时俱进

沈顺南

阅报栏看报的人越来越多,但阅报栏却缺乏管理,报纸不能及时更换,还有有的阅报栏无法通风避雨,遇到恶劣天气便无法看报。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喜欢看报的市民大都选择订报到家的市民,利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阅读媒体的快速发展,一些公共场所电子阅报屏的出现,更让街头阅报栏遭冷落。笔者认为,阅报栏也应该与时俱进,对实际情况,改为科普、健康教育、法制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区实际,在居民区,则不妨开设社区阅报室,令居民在家门口就有一个阅读报刊的好去处。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不能不相信司马迁吧?司马迁为何对晏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你只知道孔子是圣人,而晏子是有点小聪明的矮子,果真如此?我只能长长地叹口气。晏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分别是当时齐鲁两个大国的重量级人物。他们都没有著作,《晏子春秋》与《论语》都是后人记录他们言行的断片。后人的后人,后人的后人的后人,以至于两千多年后的我辈,最靠得住的资料,就只剩这些了。如果仅从《晏子春秋》与《论语》来看,两位是各有光彩的。而我们脑子里的晏子与孔子的形象,却并不依赖于此,更多依赖于口口相传。在漫长的相传中,晏子的断片被一再遗落,萎缩再萎缩,弄到褴褛不堪。而孔子的断片之间却不断被扩充,金镶玉嵌,搞到光焰万丈。离晏、孔较近的司马迁之所以佩服晏子,应该是除书之外,他还听闻了若干当时还不曾湮没的、有意思的史料吧?

晏矿有宝

(牛博士对马姐说)
戴逸如 文并图

荒草离离的“晏矿”里,有着轩敞辉煌的“孔矿”所无的稀土,如“以民为本”。



笔者居住的小区原先有个阅报栏,长期以来少有人问津。后来,小区管理部门在征求居民意见后,将它改成社区科普宣传栏,有专人负责每月更换宣传内容。科普宣传栏贴近居民生活,图文并茂,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浏览。同时,他们在小区多功能活动室开辟居民阅报角,设置报刊架,摆放了十余种报刊,刮风下雨,居民都可坐在里面边喝茶边看报,比起户外阅报栏前看报舒适多了。一些居民阅报后,多坐在一起交流读报心得,体会效果很好。

在街头巷尾设置阅报栏是一种传统的宣传、传播方式,曾发挥过很好的作用,受到读者的喜爱。然而,目前,有些阅报栏缺乏管理,报纸不能及时更换,还有有的阅报栏无法通风避雨,遇到恶劣天气便无法看报。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喜欢看报的市民大都选择订报到家的市民,利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阅读媒体的快速发展,一些公共场所电子阅报屏的出现,更让街头阅报栏遭冷落。笔者认为,阅报栏也应该与时俱进,对实际情况,改为科普、健康教育、法制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区实际,在居民区,则不妨开设社区阅报室,令居民在家门口就有一个阅读报刊的好去处。

苏东坡是我最仰慕的古代文人之一。海南儋州有个东坡书院,作为文化人的我一直想去那里参观。曾几度去海南,但因随团而无法成行。日前我们几位好友结伴去三亚,终于有机会去东坡书院一睹其风貌。东坡书院远在儋州,从三亚往北大约300多公里。一早出发,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谁知下了高速,那路就崎岖不平了。一路颠簸,几经周折,当眼前出现东坡书院长长的白色围墙时,已是中午12点多了。

东坡书院坐北朝南,门匾“东坡书院”四字,为清代举人张绩所题,系全国重点保护文物。院内古林茂密,群芳竞秀,亭台楼榭,鸟语花香。迎面的一池清水波光涟漪,睡莲点点,池塘上的石板桥直通载酒亭。载酒亭绿瓦重檐,典雅精致,高悬的横匾上刻有“鱼鸟亲人”几个字,意为东坡远谪海岛,唯鱼鸟是他的亲人。

载酒堂是苏公讲学、会友之地,也是书院的主体建筑。书院大殿立有苏公与儿苏过及好友黎子云的塑像。黎子云何许人也?经考绍圣四年,东坡抵儋不久,便与州官张中同访乡绅黎家,交往甚欢,有诗云:“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鸾风。”黎子云为方便东坡讲学和聚客,不顾家境清寒,与众友生提出为东坡“饷钱作屋”。东坡感其盛意,欣然同意,取《汉书·扬雄传》中“载酒肴从游学”典故,命此屋为“载酒堂”。

载酒堂两侧,刻有名人郭沫若、邓拓、田汉等题咏的石碑13座。后面墙上有两幅石刻,右为明代名儒宋濂所题,左为明代画家唐寅所画的《坡仙笠履图》,画面上的苏东坡头戴竹帽,脚穿木屐,高卷裤管,在村路上顶雨急归。东坡书院大门左边立有苏轼石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均为东坡被贬之处,但都成为苏公建功立业之地。

书院的西园是花圃,东坡铜像高高耸立,绿荫环抱。清瘦而儒雅的东坡手握书卷,脚踏芒鞋,目光望向远方。仰望东坡铜像,心中升腾着深深的敬意。苏公是一个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颖敏锐的文坛奇才,受到后世文人的追捧。他的才艺和人格完美统一,他忠君爱国,满怀抱负,谨守儒教,关注民生,无论到哪里都做出了一番让后人赞赏的业绩。尽管他内心充满着悲痛,“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他也有士大夫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心理,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遭谤,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但他的伟大正在于能身处逆境,不断地自我修正,随遇而安,表现出常人难以忍受的坚毅。

东园有一口千年古井,我们轻轻地提起一桶井水,用清澈甘甜的水洗洗手拍拍脸,欲沾点苏公的文气。古井是我在书院见到的唯一古物。书院内还设有东坡生平事迹和才艺展览馆,供游人参观凭吊。苏公在儋州的时间并不长,才短短三年。他在儋州传播中原文化,劝导民族团结,崇尚科学,施药救民,传授先进耕作方法,办学授业,造就一批学术人才俊。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符确为苏轼培养的得意弟子。仅宋代,海南先后产生了12位进士,使“蛮荒之地”放射出文明的礼花。

热情的东坡书院朋友执意邀我题字,面对伟大的苏东坡,我有点慌张,这是典型的班门弄斧啊!然盛情难却,我题写了“千古豪杰,万世流芳”八个大字,并写下一段感言:“甲午岁末,余访东坡居士贬居儋州故里,了却多年心愿。苏公道德文章,独步天下,世人仰慕。在朝廷为民众争利,居江湖替社稷分忧,乃士大夫之表率矣。应东坡书院之邀而题。甲午腊月,诸暨学人钱汉东谨记。”表达了我对苏公的敬仰。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苏公那让海南父老乡亲感动千年的诗句,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是啊,大道致简,一个心怀百姓的人,百姓不会忘记他。尽管儋州东坡书院远在天边,但我们愿意千里迢迢前来瞻仰他。

今宵灯谜

沈人安
蜗居改善人愉悦
(元代人名)
昨日谜面:清晨映户东坡书院远在天边,但我们愿意千里迢迢前来瞻仰他。
谜底:当家巨

炼,我的身体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体重降了下来,大肚腩不见了;失眠得到了缓解,原先躺下脑子里便会呈现乱七八糟的事情,现在合眼一觉睡到天明;尤其因职业导致的“颈椎病”也显著好转。于是,我又叫上老伴,来治愈她那顽固的肩周炎。

你别说,二人转的“手抓饼”更是别具一番趣味,老伴与我每天都玩转得神采飞扬。在人们晨练或傍晚散步的时间,我们拿上“锅子”与“球饼”,去附近的公园选一处合适的场地。你扔来,我抛去,或踢掷,或跳跃。百变花样,情趣盎然,不时博得围观者的赞许。周围绿树红花,耳畔莺歌燕舞……我们夫妇唱和,将健康“抓”回来,把疾病抛出去,一直玩到天荒地老。

很多年以前的一次手术后,觉得并非伤处的右下肋骨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似痛又不像痛,说不上来。医生问:“是不是觉得这里很重?”“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其实,“重”在这里也是一种“痛”的感觉。对“痛”较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国际疼痛协会(IASP)认为,痛是即时的或潜在的损伤引起的不舒服的感官经历或感受。痛感比痒感复杂,种类也很多,各种疼痛之间存在区别,描述有时也很困难(没有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比如“酸痛”、“针刺般”、“隐痛”、“锐痛”、“一跳一跳的”、“电击般”……这些都是痛觉。

无痛觉生命

陈钰鹏

人类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在与疼痛作斗争,一万年,行医者为对付严重疼痛患者的办法是,在他们的头颅上钻一个窟窿,让魔鬼从头脑里钻出来;病人能否活着而无头疼,就要看他的造化。今天,我们尽管有止痛药物,但那只能起到暂时的作用,疼痛一直是人类的同路人。疼痛降低了人的生活品质,使人睡不好、吃不好、折磨人的身体和精神。使人不痛始终是医学史上最古老的目标之一,1804年,名叫弗里德里希·威廉·泽尔蒂尔的药剂师助手首次从鸦片中分离出有镇痛作用的吗啡;1899年,著名解热镇痛药阿司匹林上市,以后,止痛药物越来越多。然而很多止痛剂会使患者产生依赖性,而且有副作用,长期服用或超过剂量时会伤害肝或胃。近几年来,全世界的医生都在不断发出警告:止痛药的销售量在不断增长。那么我们到底如何才能摆脱疼痛呢?人们终于在一个巴基斯坦的男孩身上发

现了“肇事者”,这个男孩将刀刺进自己的手臂和大腿,在火烫的红炭上走路并不感到疼痛,原来他身上的基因SCN9A发生了突变,所以他没有痛感,什么事都敢做。基因SCN9A因此得了个外号“苦行僧基因”。但这个男孩在他十四岁生日那天去世了——从一个屋顶上跳下致死。

医学界于是出现了一个新概念,谓之“废除痛觉者”,这些人多数是有威望的科学家。当前有一个医学家造梦小组在研究迅速彻底消除痛觉的方法,他们准备借用基因疗法关闭人类的疼痛感觉。在技术上,医学专家已经有足够知识和能力去除肉体的疼痛:疼痛以及痛觉阈受到一系列基因的控制,其中的基因SCN9A是我们的痛觉阈地区,其基因突变可导致人的痛觉消失。

2013年,科学家们又发现了同样会导致痛觉的基因SCN11A的突变也能关闭痛觉。许多科学家相信,建立一个健康而无痛的生命世界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然而巴基斯坦男孩的事件教训了我们:无痛觉的生命充满了危险,因为痛觉虽然是折磨人的,但同时也是生命存活的重要警示信号。即便如此,人们并未望而却步,比如已经研制出使上述基因定时失去活力的方法,这意味着在一次手术时可临时关闭痛觉。一些人道主义者也想到了一个无痛觉世界里保存警告功能的做法:利用替代机制——植入能对极端高温或低温、超高压及其他危险源发出警告的微型传感器和微型芯片,不过这样的替代机制尚属“未来之音”,因为其控制相当复杂,而且必须确保精准可靠。

小草小花

秦珉

外出散步时,常见路边、墙角有不起眼的小草兀自绿着,或一两茎不知名的小花独自开着,任周围车来人往喧嚣热闹,一副无知无觉的样子。

在数字时代,在各种时尚如洪水般汹涌而来的时候,我常感动于它们的无知无觉。无知而淡定,无觉而自在。它们不炫耀,不哗众取宠,因为它们不希求赞美。它们伫立于天地间,立足于自身,静静地生长,静静地花开花落。

许多时候,我们是不如那些小草小花的。

玩转“手抓饼”

王慧令

打浦路华达小区内,一对老年夫妇正玩一种奇特的球类运动。老伯投掷,老太扔甩,手中像平底锅样的东西仿佛磁铁般地吸住抛来扔去的球。出于好奇,我走近询问这是什么运动?老伯爽朗回答:“手抓饼。”

手抓饼?还真没见过!老伯饶有兴趣地解释:手抓饼是印度中部的一种风味特色小吃,其制作工艺是将发酵好的面团扔贴到距离一米开外的平底锅内,且准确无误。这就引发了商人开发出“手抓饼”的运动器械。很快,“手抓饼”便流行了起来。

我退休在家,喜好“键盘作文”而缺乏锻炼,身体常有这样那样的不适,苦于选择不来适宜的锻炼方式,老伯的介绍令我激动了起来。经他热情指点,我在小区外一家不起眼的玩具店内淘得了“手抓饼”。“手抓饼”成本不高,也不受场

地限制。我家是平房,有一个漂亮的院子,是十分理想的场所。始初,我只是自娱自乐,尝试着将“球饼”抛向空中任其落下;后觉得不过瘾,便将球抛出,再用“锅”去粘空中落下的“球饼”;或将“球饼”向前方空中抛去,然后主动上前迎接。最后我开始琢磨“手抓饼”的原味:将“锅”放在桌子上,人站在远处将“球饼”准确扔向“锅”内。这是要有一定功夫的,譬如姿势、用力、气息的掌控等。一个月以后,我的准确率已达到90%以上,每次玩得酣畅淋漓,真正尝到了“手抓饼”的纯正味道。

坚持了半年多的“手抓饼”锻

